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三

福三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　英　疏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至造極之名也淳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眞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疏假設疑問於何而造極耶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注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注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異

而未曾封執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是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注無是非乃全也

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無非達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成著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注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

非實録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

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眞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疏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卩枝也梧琴也

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己又疲怠遂使柱策假寐以復凭几而瞑三好之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注言此三子唯不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

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己之

道術明示衆人也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疏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白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横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言物禀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衆人所明非明而强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

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䟽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何放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

亦可謂成也

疏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遂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若三子之與衆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

故知衆人之與三子彼此共無成矣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

明故能晦跡同地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於於群才而此運心可聖明眞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

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
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
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
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
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玆迷執故
假且說無是無非則用爲眞道是故復言
相與爲類此則遣於無是無非也既而遣
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雖然請嘗言之

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彷象其義

有始也者

注有始則有終

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注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

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䟽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遣於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䟽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以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無也者

注有無而未知無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疏假問有此無不令明非但有即不有亦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

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疏假問有未曾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

無也而自淺之深從麤入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疏前後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後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

窈冥眞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注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
即前請嘗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
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
家非黙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
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爲一

注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
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

小不爲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
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
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爲
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
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

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
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
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
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
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

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蹠秋時獸生豪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太大也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夭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是故以性之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爲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夭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

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

明非小非大無夭無壽耳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

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注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

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

一即是有言矣

疏夫玄道冥寂理絶形聲誘引迷途稱謂

○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注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跡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

而一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筭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

䟽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至乎三況從

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方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無適焉因是已

注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注冥然無不在也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蕩然無際有何

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

疏道理虛通旣無限域故言教隨物亦無

常定也

爲是而有畛也

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疏畛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爲義

故畛分不同

請言其畛
疏畛假設問旨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注各異便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理雖凝寂教必隨機畛域不同昇沉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

有倫有義
注物物有理事事有宜
疏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有理存焉萬

事參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辯

注羣分而類別也

疏辯別也飛走雖衆各有羣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

有競有爭

注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疏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旣而並逐勝負對辯是非也

此之謂八德

注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䟽德者功用之名也群至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此八種斯則釋前有畛之義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内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注陳其性而安之

疏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云云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憑虛亦無可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注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
是以非衆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
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
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
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
於陳迹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

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假問質疑發生義旨

聖人懷之

注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

疏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

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注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䟽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妄故辯所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已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注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䟽大道虛廓妙絶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

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爾也

大辯不言

注己自別也

疏妙悟眞宗無可稱說故辯彫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注無愛而自存也

疏亭毒群品汎愛無心譬彼靑春非爲仁也

大廉不嗛

注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
其嗛盈
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虛幻無
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忮
注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疏忮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
塵俗惠救蒼生虛己逗機終無迕逆
道昭而不道
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䟽明已功名炫燿於物此乃淫僞不是眞

道

言辯而不及

注不能及其自分

䟽不能玄默唯滯名言華詞浮辯不達深

理

仁常而不成

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䟽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懐恩惠

每挾親情欲効成功無時可見

○

)

廉清而不信

注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眞廉也

疏皎然異俗卓爾不群意在聲名非實廉也

勇忮而不成

注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

疏捨慈而勇忮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也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注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疏园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己之能顯燿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园圓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鸞鳳終無騫翥之能擬規日月詎有幾方之效故

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

疏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强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注浩然都任之也

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不言之言道

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者可謂合
於自然之府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注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
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來
注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
滿尾閭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
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

其慮故能囊括羣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葆光

注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其光其光彌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注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

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
起對也
疏釋然怡悅貌也宗膾胥敖是堯時小蕃
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孫
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生
於姚墟因即姓姚住於嬀水亦曰嬀氏目
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
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
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
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

國貢賦既懲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
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
二聖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注大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
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鷃
足以逍遙況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
不釋然有何意謂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注夫重明登天六合具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狶長蛇皆爲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己於安任之道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疏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言物情顛倒執見

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䟽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䟽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已之不知乎此從麤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資以顯

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

注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

疏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然則物無知邪

疏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之

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疏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物與我內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

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然乎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注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夫蛣蜣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

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疏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魚鳥水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

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疏所謂不知者彼此不相通耳非謂不知耳

且吾嘗試問乎汝

注己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疏理既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
汝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䲡然乎哉木處則惴慄
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疏惴慄恂懼是恐迫之別名然乎哉謂不
如此也言人溼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
死泥䲡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
不安猨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

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乎所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疏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徒皆以所食爲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草鴟鳶鴉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略舉四者定與誰爲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䲙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猨猴狙以爲雌雄麋鹿更相撓泥䲙與魚游戲毛嬙越王嬖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

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
辛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
惡能知其辯
注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
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
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
益不同或於我爲利於彼爲害或於彼爲
是則於我爲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

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殽饌之雜亂旣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齧鈌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注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

疏齧鈌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疑請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闇若夜游重爲此難冀州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注無心而無不順

○疏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
虛己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
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注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
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蠆介於胸中也
疏沍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
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
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爲災風雷詎能驚

駁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芘群品順物而行

若然者乘雲氣

注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騎日月

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疏昏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群物運載含靈故有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

○注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䟽動寂相即眞應一時端坐寰宇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

死生無變於己

注與變爲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䟽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既死生爲晝夜乘變化以遨遊況利害於死生曾何足

以介意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疏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為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物雖涉事有而不以為務混跡塵俗泊爾無心豈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鵲既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疏違避也體窮通之閙命達利害之有時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

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悠

疏妙悟從遠也故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注獨至者也

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無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虛通至道者

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疏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夷寂絕從本降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無謂而有謂教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

注凡非眞性皆塵垢也

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囂俗之中

而心自遊於塵垢之外者矣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疏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瞿鵲將爲妙道之行長梧用作率略之談未知其理如何以何爲是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疏聽熒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

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
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
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
是軒轅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
炙

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
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
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
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

○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䟽鴞即鵩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司晨彈有得鴞之功而彈時未堪爲炙亦猶

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鵲纔聞

言說將爲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爲汝妄言之

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奚

注若正聽妄言復爲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跳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爲汝妄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注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疏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旣而囊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喻也
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

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也

疏脗無分別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涽闇也隸皂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爲脗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

注馳騖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芚

注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蹤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芚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芚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注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

揉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任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

注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蘊

注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疏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為日已久是以横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汚隆動而常寂參揉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注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

未知其非惑也

疏夫鑪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唯一而獨恍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疏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失從無出有謂之為生自有還無謂之為死遂其

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注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

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
牢饌以盈厨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
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何能知哉
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為王耳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注蘄求也

疏蘄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
之不却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

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

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之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寤寐之間未足可係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䟽方將爲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爲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

䟽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眞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旣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

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爲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注夫人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
在懷者未寤也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騖有爲之境
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
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
哉
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

所好爲君上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夫物情愚惑闇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爲覺竊竊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爲君上情之惡者同牧圉以此爲情懷可謂固陋

牛曰牧馬曰圉也

丘也與汝皆夢也

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眞言猶以爲夢況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也

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爲夢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爲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聲說非眞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注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
於俗予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
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
之也
注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疏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
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甚
爲希遇論其賒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爲
一世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䟽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眞倒置之徒妄爲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不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注若而皆汝也

䟽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䟽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䟽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故是非彼我出自妄情也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

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

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疏彼我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别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黮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黮闇不明之謂也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疏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

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疏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異故指非耳亦不足據

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
注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
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
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

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
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
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

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我與汝及人固受黮闇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

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

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爲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無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

疏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

求擧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之也矣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注是非之辯爲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既不眞待

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
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
也
疏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
然之分所以無是無非任其無極之化故
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
命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注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疏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禀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遣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爲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遣於無極者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

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

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

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

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

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者何耶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

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夫物之形質咸禀自然事似有因理在
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
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
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
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
窮卒乎無待也

吾待蛇蚹蜩翼邪

注若待蛇蚹蜩翼則無持操之所由耒爲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疏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蚹是蝮下齟齬蜩翼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蚹而行蜩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蚹頻引爲譬即今解蚹者蛇蜕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蜕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

無待也而蛇蜩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

所以引之故外篇云吾待蛇蚹蜩甲耶是

知形影之義與蚹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注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

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

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

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

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

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

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内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

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

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胷中何夷之得有哉

跡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疏栩栩忻暢貌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

暑遞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汎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爲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蘧蘧而暢其志也

不知周也

注方其夢爲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䟽方爲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只言是蝶宜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䟽蘧蘧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

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疏昔夢爲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志是以覺夢旣無的當莊蝶豈辯眞虛者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疏旣覺旣夢有蝶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

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

此不知彼而何爲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三